

有一种“天赋异禀”叫坚守

综艺荧屏给普通岗位上的平凡人创造的“不可能”点赞

■本报记者 张祯希

100步正步、100步齐步、三处转弯，天安门前36人的国旗护卫队如何做到整齐划一，每个人每一步都精准踏到预设位置？四辆汽车驶上长26米最高点达12米的钢铁跷跷板，两边保持平衡，当过川藏线汽车兵的老司机这种车技从何而来？

没有发现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超视觉”，没有遥控动物行为的“超脑”，正在央视播出的综艺节目《挑战不可能》第三季，最近推出的这组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可能”，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泪水。让这些“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个人和团队，凭借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在各自岗位上的默默奋斗，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训练、摸索与总结。如果说这些人是天才，那么他们的天赋就是对责任与信念的坚守。

“看似普通的小事，日积月累也能磨出过人的技能。看似平凡的岗位，勤劳不辍也能练出行业状元。”节目嘉宾董卿这样评价普通人的“不可能”，“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在千锤百炼中萃取行业的极致，就是成就不平凡

在挑战类综艺中，观众会惊叹于一些挑战者的天赋，但是最让人感动的往往是那些不靠天赋创造“不可能”的平凡人。他们展现出了极致的匠心，并且用自己的汗水与坚持告诉人们，“择一事终一生”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与力量。

有观众用“震撼”形容《挑战不可能》中“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在天安门广场上完成的日常挑战。36名队员需要在100步正步走和100步齐步走之后，每个人都精准踏在升旗台旁的位置上。行进期间，不但要求步伐整齐划一，步幅保持在75厘米，还要在经历三个转弯处时通过调整步速、步幅与角度来确保队伍的齐整。挑战途中，伴随着清脆整齐的脚步声，战士们从金水桥起点出发，在升旗台成



特警郭子睿在《挑战不可能》中需要面对“盲狙”考验——瞬间记忆目标位置，并在有障碍遮挡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精确狙击。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绝技背后是日积月累的苦学苦练。图为节目截图。

功定位，最终完成了一整套升旗动作。当战士们完成这个挑战时，节目演播室里通过大屏幕观看挑战的观众集体起立掌声雷动。

震撼的“奇迹”浸透着不为人知的汗水与泪水。战士们对步伐与速度超越常人的理解与掌控，源于千次反复训练产生的“肌肉记忆”。在日常的训练中，他们一天走完齐步正步的数量达两万五千步，用战士的话总结就是：“一天一个两万五，两年一个新长征。”升旗手不光要拿着国旗旗杆，还要每天举着五公斤的哑铃反复模拟升旗动作上百次。因为不停用右手锻炼，他的右手手掌比左手手掌厚出一圈，有时右臂麻木僵硬到连衬衣都穿不进去。

通过刻苦钻研将本职工作做到极致，从而创造“奇迹”的平凡人还有很多。来自湖南的基层狱警姚刚，从工作需要出发，练就了“辨影识人”的绝技，一次，仅通过一只被录像捕捉到的手的影像，就识别出了监狱中违纪的犯人。他说

这项绝技来自日常的总结与训练，平时走在大街上，都会忍不住把路人当作练习对象；银行职员王东云手工点钞27年，对工作的高度熟练练就了她光凭别人的点钞声就能判断点钞数目的绝技。

支撑“不可能”的是为责任负重前行的坚持与牺牲

不少“不可能”的挑战背后隐藏着一个个为人们的幸福生活负重前行的身影。完成“天路挑战”的川藏线汽车老兵，能在350米外进行盲狙的“猎鹰突击队”女特警、驾驶重达43吨的坦克完成“漂移”的战士……他们用坚持甚至是牺牲，探索着生命的极限，更守护着人们的生活。

在神奇而又危险的川藏公路上有一群甘于奉献的勇士，他们担负着高原物资运输保障的任务，维系着这条连接着西藏和内地的生命动脉。一期节目中，四位在川藏线上服役了16年的退

役汽车兵，完成了一项难度极大的挑战——他们必须驾车依次驶上长26米，最高点接近12米的钢铁跷跷板，并通过调整汽车相互间的距离，维持跷跷板十秒的平衡。

这项对选手的车辆控制能力、默契配合度以及心理素质，堪称极致的考验，对于这些16年间频繁穿梭在艰险的“高原生死线”上的老兵来说，也许只是一场基本素养展示。“对川藏线上的汽车兵来讲，每一次进入川藏线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不怕苦、不怕难精神的代代传承。退伍汽车兵介绍：“当年，川藏线是由11万军民靠着人背、马驮、手凿修起来的。建成通车时，老一辈的川藏线汽车兵上高原都随车带着铁锹和十字镐，一边修路一边搞运输。60多年来，川藏线上的官兵孕育出了艰险多吓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重压不倒的川藏线精神。”这样的精神延续亦是奇迹背后的亮点。

“领衔主演”何来一溜？

《咬文嚼字》公布2017年十大语文差错

本报讯（记者陈熙涵）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昨公布了2017年十大语文差错。热播剧和电视栏目成了语文差错的“重灾区”。

今年2月央视开播的《朗读者》一期节目中，濮存昕和董卿强调老舍的“舍”应该读作shě，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正确的读法是shè。“舍”有shě和shè两个读音。读shě，义为舍弃；读shè，义为房屋。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舍予是舍我、无我的意思，“舍”即舍弃，应读第三声。老舍的“舍”和舍予的“舍”同音。根据亲友回忆，老舍生前自己也读shě。如果读shè，便成了老房子的意思，显然不符合这个笔名的寓意。

今年“双十一”马云推出了一部功夫影片，其主题曲《风清扬》将“青蕨之末”的“蕨”误成了“萍”。“青蕨之末”出自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蕨之末。”青蕨，是一种草本植物，其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叶柄伸出水面，只要水面有风，青蕨就像测风仪一样轻轻摇动，后世以“青蕨之末”比喻事物处于萌芽状态。而“萍”则指水生植物浮萍，其叶片贴在水面上，不会随风而起。所以，“风起于青萍之末”是不合理的。

今年的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有句台词“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剧中人将“参”读成了cān，正确的读法是shēn。“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出自杜甫诗《赠卫八处士》，“参”“商”指的是参星和商星，均是二十八宿之一。参星在西，商星在东，二星此出彼没，不会同时在天空中出现。人们常用“参商”比喻亲友分离后不得再见。

还有一个差错出现在“某亲子园虐

童”事件的媒体报道中。一些报道提到有关涉事单位时称之为“非盈利组织”，正确表述应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组织机构，通常指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等等。“非盈利”即不产生利润，显然不符合“非营利组织”的属性。

一些灾害报道中的概念混淆，在今年屡见不鲜。如“飓风”误为“台风”。2017年8月哈维飓风登陆美国，给当地带来了巨大自然灾害。不少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把“哈维飓风”误为“台风”。气象学上，发生在大西洋、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北太平洋东部的称“飓风”；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和南海的称“台风”。“哈维”显然是飓风而不是台风。

在某明星离婚事件的众多网络新闻中，不少报道把当事人当时递交法院起诉离婚的“起诉状”误成了“起诉书”。“起诉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了向人民法院起诉而递交的法律文书。“起诉书”则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定程序，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又称“公诉书”。“起诉状”和“起诉书”的发起人不同，属两种不同的法律文书。

当下荧屏和银幕，“领衔主演”的用法屡见不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领衔主演”一栏里往往出现多人并列。《咬文嚼字》指出，这违反了“领衔”一词的本义。所谓“领衔”，是指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中，排在第一位的人。后来也指在艺术表演者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演员。不管用于什么场合，“领衔”只能是一个人，不能是一群人。

另外，这一年里常见的语文差错还包括：“敬请赐候”误成“敬请期待”“城乡接合部”误为“城乡结合部”“一诺千金”误为“一言九鼎”。

快评

二十年后，戏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

——复排巡演版《三姐妹·等待戈多》观后

郭晨子

竟然距离首演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1998年，林兆华导演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亮相，两部经典名作的并置拼贴与观众的冷淡反应和作家余华的惺惺相惜加在一起，使那次演出似乎成了一个演出事件；如今，《三姐妹·等待戈多》复排巡演，主打的是当红明星做主演，粉丝热烈响应，不知不觉中，戏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

舞台上林氏的“三姐妹”和“等待戈多”并没有变。“三姐妹”还是困在水中央，宛若在一个孤岛上，她们的演区和观众席隔着黑色的水池，隔着贝克特笔下那棵著名的树；她们的演区沿中轴线上，转台转动时陷入婚外恋的玛莎和姐妹们分开了。像是在镜框式的舞台上又给“三姐妹”搭起了一个台，画框中又套了一层画框，“三姐妹”被困固的意象得以加强，她们像是内画鼻烟壶里的美丽图画，工笔细描，图案精妙，勾画的难度不小，外表看上去也栩栩如生，奈何困在小小的玻璃瓶内，根本连新鲜的空气也呼吸不到。

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部分处理得像滑稽小丑，的确，这些年来《等待戈多》观众总是笑声阵阵。这两个角色置身水中时，分别饰演爱上玛莎的韦尔希宁中校和追求小妹伊莲娜的土白巴赫男爵，戏就这么串上了。

二十年前，仅仅是《三姐妹》与《等待戈多》的并置、串联、拼贴已使人眼前一亮，惊论或惊艳，二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质疑拼贴的动机和意义，拼贴而且不只是文本的拼贴也在剧场里变得常见，这时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依然是首演版本的拷贝，显得有点粗糙了，似乎只是停留在半成品或初具雏形的状态，还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

比如，台左侧梯子上的叙述人，他时而叙述时而扮演，时而读《三姐妹》的原剧本时而扮演《等待戈多》中的孩子，他于全部的游离或加入，他“独立”存在或“高高在上”，这都没有问题，但当他朗读《三姐妹》中的部分舞

台提示和安德烈或切勿狄金的台词时，带来了一种对契诃夫原作无能为力的局促感。舍弃了《三姐妹》原剧的风格样貌，舍弃了“不相干”的登场人物，可又舍弃得不彻底，基本还是依托四幕的内容把三姐妹的台词全部保留，于是，一些他人的台词或必要的连接就索性丢给叙述人。同时，延续导演的一贯风格，剧中人并不交流，而是各自发声、形成多声部的交织，这样一来，所有角色——无论是“三姐妹”还是韦尔希宁中校和土白巴赫男爵，都陷入了独白的状态，叙述人的朗读因此无法成为一个声部，混在其他声部中又多余，尴尬了。他的设置非常功能性，于今日的演出，他的功能还需要保留吗？抑或是，留下了他，必须赋予新的阐释和意涵？

全剧登场的女性角色除了“三姐妹”外，还有她们的嫂嫂娜霞，一个和“三姐妹”格格不入的庸俗小市民女人。她自然是到了“三姐妹”的演区的，只能影子似的在舞台最深处出没一次，或者听到她在台侧的吧嗒，并不出现形象。没有余力顾及也和“等待”无关的人物，何苦还现身呢？

《三姐妹·等待戈多》更像是“三姐妹”在“等待戈多”，“三姐妹”是主体和主语。《三姐妹》和契诃夫其他的戏一样，写的都是人生的状态而并不直接描摹发生的事件，呈现的都是人和人的交流但分明不啻于自语，他开创了现代性的戏剧又不像现代派剧作家那样，完全丢开事件和交流直接写状态，直接抽象、诗性到《等待戈多》的地步。舞台上的“三姐妹”在另一重意义上也如在囚笼，既持不脱契诃夫的原作，又像是已从原作中抽离出来半符号化了，成了活着的标本，“到莫斯科去”的传声筒。

舞台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容纳所有，袒露一切，不由生畏、不由期待。已经有，而且一定还会有各种版本的《三姐妹》和《等待戈多》，多希望眼下的《三姐妹·等待戈多》并不只是二十年前的那一版的复刻，毕竟，二十年过去了……（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演首周，全球斩获4.5亿美元票房

莱娅公主终成绝唱，“星战”史诗未完待续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故事紧接《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结尾展开。影片伊始，蕾伊（黛茜·雷德利饰）就与天行者开始了绝地武士的训练。图为该片剧照。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时隔两年，“星球大战”的热潮再度袭来。上周五，“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第八部《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北美正式开画，上映当天便斩获了1.04亿美元的票房，成为北美百年影史上第二部单日票房过亿的电影，仅次于前作《星球7》。全球范围内，影片上映三天便取得了4.5亿美元的惊人成绩，并跻身电影全球首周票房前五名。《星球8》的上映无疑会在2017年末将全球电影市场推上又一个高潮。

时长过长，情节复杂，但《星球8》瑕不掩瑜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故事紧接《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结尾展开。不可否认《星球8》系列向来有向前致敬的传统，这次新电影也或多或少有着《星球5：帝国反击战》的影子，只是这一次导演莱恩·约翰逊为故事注入了

新的叙事手法和新情感，赋予了整部电影别样的生命力。“事情并不会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卢克·天行者在影片中的台词印证了约翰逊想要带给观众惊喜的决心。即使这部长达152分钟的电影前半程混杂了太多分支剧情，但不少影评给电影的最后一小时打出了“完美”的评价。经典角色的回归、炫目的特效场景、令人瞠目结舌的剧情反转为《星球8》系列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

光明与黑暗，人性的善与恶，这是“星战之父”乔治·卢卡斯创作系列电影的立意之本。《最后的绝地武士》除了在大场面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之外，还对于“星战”的背景世界进行了补充，也更多地阐释了星球体系中深层次的内容，为角色设定和系列电影的布局指引了方向。

“有的电影，注定不仅仅是电影”

1977年，彼时21岁的凯丽·费雪

出演了乔治·卢卡斯执导的首部《星球大战》，凭借智慧坚韧的莱娅公主一角而名声大噪。然而去年12月，凯丽·费雪突发心脏病逝世，留下了遗作《星球8》，莱娅公主是不是就此告别《星球8》不得而知，但这位原计划继续出演《星球9》的标志性人物与电影的缘分就这样戛然而止。奇妙的是，莱娅公主在电影中的镜头无不预示着未来，“关于失去，关于她走之后大家未来前行的方向。”电影中饰演波·达梅龙的伊萨克说：“我想《最后的绝地武士》是向凯丽·费雪致敬的最好方式。”

“有的电影，注定不仅仅是电影。”有人这样形容“星战”。40年前，乔治·卢卡斯在福克斯公司的支持下完成了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获得的8亿美元票房拯救了几乎倒闭的福克斯，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对于电影界，“星战”重新定义了太空科幻片的声画标准，影响了后来科幻片的发展轨迹。于影迷，“星战”俨然已是一种文化符号。辉煌的太空史诗，精

彩的太空战斗，层次丰富的角色设定，似乎没有任何一部架空世界设定的作品能比得上“星球大战”般复杂和成熟。跨过电影这扇门，迎接观众的是更为浩瀚无垠的太空世界。

自2012年卢卡斯影业接过迪士尼的橄榄枝卖出“星战”系列的版权后，迪士尼便重启了系列新作的拍摄。据悉，《星球7》导演J·J·艾布拉姆斯将执导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星球9》，电影预计2019年开始拍摄。

此外，迪士尼近日宣布约翰逊将在新一轮《星球大战》三部曲中担任首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这位有着“下一个卢卡斯”之称的导演在新系列中将不再以“天行者”的故事为主线，而是聚焦“星战”庞大体系里的其他角色。

“愿原力与你同在。”中国的众多“星战粉”们也期待着故事继续下去，继续书写各种奇妙、壮观的不可想象。据悉，《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将于2018年1月5日全面登陆国内院线。



如今，《三姐妹·等待戈多》复排巡演，主打的是当红明星做主演，粉丝热烈响应，不知不觉中，戏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供图）